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陰陽夢

第九回 相士贈金

話說娥進忠得了相士二兩銀子，又許著後日富貴，心裡爽快了一半，覺得瘡也不甚疼了。便想道：「俺既有人扶持，難道還去討飯？」卻要離那一班花子，把銀兩藏在腰裡，走去對鮑寧說。「今日俺遇著一個親戚，躲避不迭，他可憐俺，要帶回家去。不敢負他這片好情，只得要和他同去，特來告別老公公。」鮑寧道：「咱們沒造化，你這個妙人，不能夠長相守，又要去了。有事經過，看我一看。待咱篩酒來吃，明日去吧。」進忠道：「他們等著俺哩，不得耽擱了，待後日來看老公公吧。」辭別了，進忠便大踏步走出城外，好尋個鄉村庵觀裡住著，買藥調治。正行間只見一堆人擠著，有個人見了進忠說道：「魏花子來了，叫他拿便是。」叫道：「魏家你來，有一宗好事成你。」進忠上前道：「有什麼好事？」那人道：「房兒上有一條蛇，你若有本事拿得，給你三百黃錢。」進忠問道：「什麼蛇？」那些人說：「不曉得什麼名色。但見是滿身烏黑的，梢兒極細，約有七八尺長。」進忠想道：「是烏梢了。俺拿他吃了，賽過靈丹，還要吃什麼藥。」便對眾人道：「怕人哩！待俺瞧一瞧，不知可下得手哩？」便擔張梯子，登上去一看，進忠見這蛇團團地盤著，像個伏氣的一般。進忠便下梯來道：「好大哩！篩酒來，助俺膽氣。三百錢少，要五百，夠一件衣服錢才去拿哩。」那人家怕得很，就是一千，也肯出的。男子漢意兒不肯添。只聽得裡面宅眷們道：「就是五百吧。」進忠道：「先交錢，後拿蛇。」裡面慌忙取出五百黃錢來。進忠一連吃了五六碗酒，便解下長袋兒，登梯子上房，吐些唾沫，搽在兩手。這蛇動也不動，憑他裝在袋兒裡。下梯來，取了錢便走。

進忠心裡暗喜，像個得了寶貝的，今番這瘡要好了。走到一個荒野地面，見所古廟，進忠便走進廟門一看，七塌八倒，滿地亂草，甚是荒涼。只有一個老道人看守。那時進忠已自撇下叫化行頭，換著幾件光鮮布衣服了，便問那老道人：「你們有幾個？」這老兒笑嘻嘻不做聲，指著耳朵。進忠曉得是聾的了。把嘴來就著耳邊，大喊道：「你們有幾個在這裡？」道人點著頭伸個指頭道：「一個。」進忠喜道：「越發湊巧，俺可安身了。」便去買些酒、米、豆腐、青菜、油、鹽等件來。那老道人見了，滿臉的笑道：「客官兒要在這裡住嗎？」進忠也點著頭，便弄起飯來，安排素菜，請這道人吃一餐飽的。那道人便邀進忠到房裡，讓牀鋪與他睡。進忠便搖手，就著耳叫道：「不穩便。」指著西邊一間空房，要另自住。那老兒便來幫他支牀鋪。

進忠辭他去，掌個燈兒，打發那老兒去睡覺。自己收拾這房裡，停當了，便取那長袋，到後邊空屋裡，剝這條蛇。打上一鉢水，洗淨了，把個砂鍋盛著，就砌個地爐，拾些枯枝，偎著煮到半夜，身子煩倦，收起了，息滅火。睡一覺起來，又點著火，煨到天將明的時候，放些酒兒、蔥絲、椒鹽兒，就是糊粥一般了。趁著空肚子，就著三四碗熱酒，都吃乾淨了，把米兒、錢兒放在桌兒上，掩著門睡，直到已時侯，那老道才爬起來，不見動靜，推門進來。進忠醒著招那道人，就著耳叫道：「俺要睡，你拿米去煮飯吃，拿錢去買素菜，再買□數斤酒來。」那老兒自去弄飯，央人買酒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進忠身子麻木，到日中發起寒來，咯吱吱顫抖，一身骨頭都是酥的。道人進來看他，只道是發擺子，嚇得那老兒魂不附體，走出房去。過了一個時辰，進忠顫抖定了，又發熱昏昏的，遍身冷汗似水，直到黃昏時候，熱止了，覺得身子疏爽些，是瘡口都崩裂，淌著黑本甚臭。到五更，漸漸乾了。第二日就癰了，第三日便平愈了。自上街去買副三牲，燒個神福。又備香紙素齋供佛，那老道人才放心。進忠恣口吃酒吃肉，身子旺起來，覺得遍身作癢，皮膚皺起，連瘡痂一齊都褪了。又調養□數日，人都白胖了，銀子也用完了，想起那相士來，對老道人說：「咱去看個朋友來。」逕直到飯鋪裡尋問陶相公。店主人就不認得是進忠了，回道：「他移在關帝廟住了。」

那相士也逐日想念進忠瘡體何如，在山門間望。進忠跑去正撞著，上前叫聲：「陶爺！」便磕頭。那相士慌忙還禮不迭，瞪著眼瞧。進忠道：「小的是魏進忠，來拜謝陶爺救命大恩。」相士便大喜道：「謝天！謝天！你這一番是脫皮換骨，連我也不認得了。」挽著手進去。進忠便到那殿上對關爺磕頭，逕轉身隨相士從旁邊小門裡上了樓。相士著人去買些好酒好飯，款待進忠，留住兩日。對進忠道：「我有衷腸要和你說。且慢慢地去。」到晚兩人飲酒細談生平心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相士一片熱心扶持這進忠，要他做個好人。到明日相士備些香燭祭禮，和進忠到神前結個生死之交，向進忠道：「我也要回南哩。你今也運通了，可早早進京去，自然大富大貴的。我只有一言叮囑你，須要牢牢記取。」進忠道：「願得教道，俺終身不敢相忘。」相士道：「你不讀書，不識字，但記著自己的名，一個忠字兒。願你盡忠報國，便得保全生命了。切記，切記。」進忠磕頭謝過，便在關爺面前立誓道：「魏進忠他日果得富貴，願同安享，如有相忘，天誅地滅！」兩人八拜定盟，回到房裡。相士把囊中所積有一百二□兩銀子，盡數遞與進忠道：「我□年游資，都贈你去京中用度，以圖進身，切不可像以前浪費了。」進忠道：「受此大恩，豈敢辜負，但不知何時期會？」相士道：「待你富貴時節，我自會來看你。」進忠收了銀子，垂下淚來，拜了又拜。兩人分別了。正是：

他日劍誅無義漢，今朝金贈有恩人。

畢竟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